訂訛類編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博聞洽見之功雖非君子之所尚而亦爲君子之所不廢也僕自解組歸田偃仰湖山之側無他嗜好惟手一編以與水色嵐光朝夕相娛樂而已諷誦之下見古人行事與古書紕繆處輒爲摘記參互考訂校正其非積成卷帙藏之篋笥非敢云枕中祕也亦聊以自怡悅耳丙寅春海寧門人范鳴遠鶴年邀予作觀海之遊因寓其聽濤樓者幾半載爰出是編以與老友俞正之楷共相訂質暇時遂爲類次而編輯之譌者闕焉謬者糾焉閒附管見就正大雅使一誤不至再誤則是編亦好古者之所樂得而觀玩也置之案頭以資聞見不至覆彼醬瓿則余之大

幸亦讀書者之一大幸與仁和杭世駿堇浦書于道古堂

訂訛類編目

卷一

義訛

好爵爾靡
覯履考祥
俾爾彌爾性
式好無猶
徧爲爾德
示民不恌
有覺德行
委蛇

佩觿佩韘

美無度

瑣瑣姻亞

虎拜稽首

磬控縱送

景行行止

騶虞

萱堂　桑梓

親結其縭

夏屋

先祖匪人

生于道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師資

阜成

邁種

有年

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

聲明以發之

善者信矣

尤效

交綏

五叔無官

東風解凍

走趨

壹倡三歎

綴兆

鼓篋

廉善廉能

爾雅

離騷中蘭非指子蘭

數見不鮮

沾沾自喜

曉人

荆軻湛七族
治大國若烹小鮮
使人意消
圓枘方鑿
物色
娛酒不廢
吹噓
側室
郢削郢正
密勿
結髮

脝鑿

重違

沈后

征伐征行

常調

鄭重

朝陽夕陽

燕巢幕

青雲

潒梁

陸沈

乾沒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適即是管

含毫邈然

容易

鯉魚尺素

平生生平

不上船

白簡

一麾

年少

讀書萬卷不讀律
舊雨今雨
心遠地偏
田園知有兒孫委
劍器渾脫
刺閨
傾家釀
蕭齋
賡詠　繹引
兔園冊子
赤子

擊節
官銜
除拜
量移
痟首消中是兩疾
鼻祖耳孫
夢幻
實應且㥌
寒竽
悤悤不暇草書
起復不是服闋

龍鍾潦倒

禫非釋服名不止用于父母

袒免不讀免冠之免

岫是山穴

泌水樂飢

奔非淫奔

大歸是出妻非歸寧

三江旣入

跨竈

健羨

璧謝

頌
五字

卷二
事訛
王右丞誤用柳生肘事
霍去病事誤作衛青
西施無泛湖事
范蠡無生子事
太伯無子
陶淵明有子
林和靖有妻子

顓頊　俈勤
傅說非胥靡
武王無賜魯重祭及天子禮樂事
六舞樂章非自晉始
中和樂職詩非太守事
彭澤未嘗種柳
李後主無歌舞事
琴堂卧理
二疏昭君圖
阿房宮賦
五帝非官天下

不拜單于非蘇武

指鹿爲馬

甘羅不爲相

楊妃入宮幷竊笛事

楊妃入宮始末

烏衣巷

楚宮細腰

板輿不止奉母事

劉先主無玉人置帳中事

孫夫人無自盡事

桃源並非神仙

圯上老人非仙非鬼

張騫無乘槎至天河事

錦綳不始于隋

前谿舞

秦惠王無伐蜀石牛糞金事

許遠死節

建文無遜國出家後復迎歸事

晉羊舌氏

坡坨金蝦蟇

行觸寶瑟僵

三間瓦屋非家居事

彈棊非弈棊

牛耳是卑者所執

白打非蹴踘戲

驪駒非送行者所歌

錢載年號

何遜無爲揚州法曹事

嚴子陵無先隱桐廬事

禹無墮簪遺履之事

臨江驛詩指東坡事

高適駱賓王不同時無改詩事

奚斯作閟宮之廟無作頌事

蔡琰入胡在邕未誅前

鸞棲枳棘是主簿事

漢武帝無殺鉤弋夫人事

城崩

絳帳

羿落九烏

蔡邕有子

居東

禹鑿龍門

滅二周非秦始皇

月明度柳翠

曾點無倚門而歌事
太白無捉月遭溺之事
子美無食白酒牛炙而死事
五大夫
五馬
卷三
字訛
入鈞金
勱相國家　至誠感神
惇大成裕
絜爾牛羊

鄗子無歸

侯彊侯以

弦高犒師

弋人何篡

女慕貞絜

盤餐宜作盤飧

卧龍綰主

空閣來風

夘色

偃曝

勿勿

杜牧詩　少陵詩訛字

草著愁烟

湘烟

逋髮　酘酒

羅袿

康䖬

寒驚

屏風疊疊

軍門曰和

小詞中訛字

藎篋　忍草

評泊

干人何事

漫與

紇字不識

疆場

持國秉政

一抔土

西子姓施非姓西

紅紗中單

檣櫓灰飛煙滅

食租衣稅

筍根雉子
脂習　西巴
香積
下泊宮
壘壘
殺人無驗中不決
一瓻
羊溝
取鉻
葷辛
明駝

一丁
牙門
拓拔舞
錢唐
肯蘠烽
虬鬚
昔我先王世后稷
瞽獻曲
欣然規往
上巳
守歲阿戎家

後赤壁賦一道士

東坡壽星院詩

曹志

魯公

不和

往築

毋燒炭

黍城

繕字葺墻

歷朝避諱字宜改正 俱見野客叢書

厠牏

張祜非祜
詩經訛字
重字不可作二
杜石壕吏詩老婦出門首
三商
餕女
千秋
士張空弮
陶詩刑天舞干戚
東西宅曰箱
晉蕞

斑姓
大器無成
曲中有公赤
骨董
今日不兩明日不兩
草熏
失跋
唐詩中訛字
丈人當作大人
打揲
教太甲于桐

萬言策
炊扊扅
夏至酉逢重陽戌遇
疑于神
羅池碑與集本訛字
星貨鋪
格是

卷四

句訛
師武臣力
有道曾孫

德發揚詡萬物

藏修息遊

詩經訛句

詩注刪節

絳縣人或

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

不自貴重顧藉

畀之無甚高論

儒家者流

宋狀元詞句誤

約法三章

書訛
尙書文侯之命
毛詩序
易經成矩刻本
子貢詩傳申公詩說
周禮
文選繆陋
宋梁不得爲正統
孔子未嘗刪詩
難經　炮炙　神農本草注　方
丸方訛

香匳集
吟窗雜錄
黃庭經
太白蜀道難
杭本唐詩紀事錯訛
陶集未嘗晉所作者題年號宋所作者題甲子
三國志應名季漢書
管子非眞管仲作
聖教序非褚公書
江文通擬古
晉史

人訛

子糾是兄小白是弟

栁下惠不可稱下惠

左丘明

曾西卽曾申

伍子胥申包胥

晉士會謚武子　兩公孫龍

章蔓支

豎子不指沛公

王微　嵇叔良

顏洞賓

鍾離權

漢壽亭侯

考亭

已公

王渙

李白非山東人

陶淵明祖出陶舍非出陶侃祖是陶茂非陶岱

柘枝妓非韋左司女

中宮呂太一

沒骨圖是徐熙之子非徐熙

呂家非呂蒙

女嬃非屈原姊

碧雲詩是江淹擬湯惠休詩非惠休作

翟公非翟方進

沈約不可稱東陽

段干木

王珪妻杜氏

虯髯公非太宗

許渾淩歊臺詩宋祖非指劉裕

人鮓甕鬼門詩是山谷作

龍蛇歌

商玲瓏是女伎鄭櫻桃是男優

神女賦

三娘子

不識搼犂孤塗是皇甫謐

東坡用事誤記以名 安樂公主張麗華馬援長桑君王僧辯

狂司馬是謝奕

求安心是二祖

珠還合浦是孟嘗

白首爲郎三葉不遇是顏駟

敖陶孫

沈宋

桀好琬琰是二女名

童烏

衛康叔非謚法

虞幕

微仲

孫臏非名臏　黥布非姓黥

牛金

李易安是趙挺之婦非趙抃婦

阮詩趙李是趙季李款

花蘂夫人是徐氏非費氏

莊子陵

元宗時道士非葉靜能

褚先生非褚大

卷五

天文訛

蔚藍天

日行春西陸秋東陸月行春東從秋西從

日南長至

河鼓卽黃姑與牽牛織女不同

七夕牛女相會不足信

月爲常儀

青女

客星

月中無桂

地理訛 附全字

廣陵曲江即浙江

南獄止二虎

丹陽雷澤胥山匡山雲夢謝陽

丹陽有數虎

夷齊之首陽在洛陽

殷洪喬投書石頭在金陵

莫愁在竟陵之石城

張志和西塞在霅川

揚州廣陵非一地

哭會是兩地

嘉興是越地

新滕　牛邂　射襄橋

西陵

白隄不在西湖

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

濟南龍山

蕭何封酇侯

禹穴在蜀

秦始皇封五大夫松在太山

如皋地名始于晉

地名不得割取一字

三戸是地名

地名語訛

陰陽里

項羽起江東即今蘇州非浙江之東

赤壁有二周瑜破曹操處在嘉魚非黃州

鳥鼠山非一鳥一鼠共爲雌雄

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

飛燕不居昭陽

歲時訛

攺歲歲單非歲盡

清和是二月
側寒用于春日
古時雨水在驚蟄後
紀歲不用甲乙子丑
亭午
端五
明皇幸驪山非暑月

世代訛

文王是穆武王是昭
正始是魏國年號
周自后稷至文王不止十五世

年號不得割取一字
鬼神訛
劉猛爲蝗神
湘靈是水神
洛神是託詞
烏鬼

卷六

禮制訛
王父名不得爲氏
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
周懿王以前天子七廟

漢以前但有司徒不名司農

奠鴈非取不再偶之義

舅姑俱存不得稱廟見

省試非鄉試制科非會試

舉人非孝廉貢生非明經生員非秀才

進士出身非古制

尚書省爲南宮

大京兆

寓直

大師

頭食　綵抹

稱名訛

兄弟之子不可稱姪

弟之婦不可稱弟婦

女壻不可自稱

內兄弟外兄弟之別

伯孟稱謂異義

皇祖皇考究不宜稱

如夫人不得通用

細君非妻通稱

女嬰男兒

逆賊僞號不可稱

撫軍是太子不可稱巡撫

總憲不可稱中丞

生名死諱

鉅公不可稱公卿

德政碑不可名去思

官名地名不宜用古

諱名不諱字別號宜全稱

服食訛

一匹不可言一端不可言束帛

開素不應言開葷

短褐裋褐俱有典

紗帽

白衣非必喪服

芙蓉帳梅花帳

羊車

酴醾酒作屠蘇非是

茶不始于晉

動物訛

鯤

麒麟是兩獸

麝香不宜于花

太牢少牢

鸒鳥非鸒斯
鳥鳴嚶嚶非黃鳥
鳩逐婦是追逐求偶
蜚鴻是馬
蠵是龜屬以胃鳴
樹蜜非枳椇是蜂蜜
朐肊是蚯蚓從肉旁
兎生子並非從口中出
雞寒上距鴨寒下嘴
通應子魚

植物訛

黃花非菊

榮木是梧桐

日及花非白芨

瓊樹不可比雪

木蘭無墜露秋菊不落英

游龍

盧橘非枇杷

荼茶

閬州無橘柚止有花椑

交梨非出交州

棠棣唐棣是兩種

黃楊厄閏無退三寸之理

柳花柳絮不同

茘以挺出非名茘挺

芧栗非芋栗芧栗

王瓜非瓜

優曇鉢

蔓青萊菔是二物

藥欄

櫻桃不得謂無香

芭蕉

竹汗不可書字

菁茅
萬年枝是橿樹
雜物訛
玉案非几
金錯刀非刀
紫泥不書字
鬚兒瓶
盧
談柄
贈策
椅梧

鳴榔
綠沈鎗
野馬
罘罳
杉槽漆斛
竹夫人
樞非戶臼是門關
碑
古人兵器用銅

訂訛類編目

訂訛類編卷一



仁和　杭世駿　堇浦

義訛

好爵爾靡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爵是天爵靡愛也言人君愛此天爵作爵祿解誤也

視履考祥

視履考祥者視其平日所爲以考福祥也作容止可觀解誤矣

俾爾彌爾性

彌終也性命也壽考令終之意作涵養德性解誤

式好無猶

猶謀也言勿相謀害又似也言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今以相猶作怨尤解蓋因朱注引或曰猶當作尤而然耳然非是

徧為爾德

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謂遷善改過皆化于君之德作恩澤溥徧解者誤

示民不恌

恌薄也言以淳厚之德示民使不偷薄作臨民以莊解且改恌為佻誤

有覺德行

覺直也大也言人君有直大之德行則四國順從之以有覺作明哲用誤

委蛇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從容自得之貌有用作委曲逢迎者大謬

佩觿佩韘

佩觿佩韘是成人之式童子止宜佩容臭觿韘不宜佩而佩之故詩人刺其躐等今作童子正面用豈詩人之意哉讀內則亦宜知其誤矣○元微之贈嚴童子詩云十歲佩觿嬌稺子知唐時已誤用非譏之也

美無度

美無度言儀容之美不可以尺寸量揚之之詞殊異乎公路方是抑用之子無度與相鼠茅鴟同例誤矣

瑣瑣姻亞

瑣瑣鄙細之意言尹氏鄙細之親戚不宜寵以厚祿也當親戚用者誤

虎拜稽首

召穆公名虎召虎因受賜而拜謝故曰虎拜今以虎拜龍從作龍虎之虎用非也或曰原用召虎耳試問龍可是趙子龍耶

磬控縱送

注云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𨙸曰送是磬控

言御繼送言射今俱作御用并作磬者誤

景行行止

野客叢書云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僕謂此謬自漢巳然東漢劉愷傳曰今愷景仰前修注景慕也則知此謬由來尚矣近時名公如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疏樓東坡詩曰不獨二疏為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案坡公自注止言巨源離東海郡有景疏樓並不言巨源所作考名勝志所載石刻云朱葉祖洽慕二疏之賢而建疏廣疏受東海人也勉夫乃謂巨源所作誤矣豈特俞清老之謬而巳愚案朱子詩注云景行大道也查字書景光也大

也明也並無慕義景行與高山作對下行字與仰字作對可言行仰不可言景仰宋葉紹翁四朝見聞錄云文忠眞與公字景元慕元德秀也攻媿曰誤矣毛詩景行行止注曰景明也詩人以明行對高山則景不可訓慕

騶虞

歐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詩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王楙引封禪書及師古注太公六韜淮南子張平子東京賦何平叔景福殿賦所言騶虞并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皆以騶虞為獸證之則毛鄭之釋是已夫太公在毛鄭之前淮南王與毛同時在鄭之前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

騶虞獻紂相如亦毛同時人三者寧不足以據乎

萱堂　桑梓

野客叢書曰今人稱母為北堂萱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為王前驅過時不反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諼草種于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傳注之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為桑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殘毀寓恭敬之意而況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為鄉里也愚

案漫叟詩話亦以爲非朱子集注云諼草合歡食之可以忘憂桑梓注云言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日知錄云桑梓故鄉祖父之所樹者古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用

親結其縭

明顧起元說畧曰東山詩四章歸士始行之時適當新婚今得還家序新昏之情以樂之親結其縭縭婦人之褘也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即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東席北枕之際出燭屏勝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爲陽天之

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居人所謂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也舊說以褵爲帨巾傳又以親結褵爲毋命非詩旨矣

夏屋

說略曰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又禮童子幘無屋皆可證愚案此說不特大房可爲證據且與下文每食無餘一氣相承于義極爲完足　本朝高淡人從之作屋宇解者意起于楊子法言

云霞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幈幪

先祖匪人

四月詩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朱子集傳本鄭箋云我先祖豈匪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乎蔦先祖爲匪人恐非詩人忠孝之意愚謂人字貼子孫說先祖以我爲匪人乎何以使我遭此禍也如此解方妥如李安谿解論語犬馬皆能有養謂犬馬亦能養人但少敬耳人子若能養不能敬與犬馬之能養何異于理最合朱子自言平生傳注大學中庸論語所得爲多易與詩所得僅如雞肋蓋不滿于易本義詩傳而望後賢之補苴也今乃死守集傳必廢小序如讀詩紀詩緝凡有功于詩者一切

指爲異說非朱子之意矣

生于道左

宋亚光庭兼明書云唐風有杕之杜生于道左箋云道東也日之熱常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故也明曰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陰更過東人不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既已寡特而惠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亦如樹既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鄭言人所宜休息于義何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師資

王漁洋池北偶談云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之師不善人

爲善人之資資者如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義今俗謂受業爲師同學爲相資語蓋有本然以同學爲不善義亦可商愚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是納誨者自謙之情猶芻蕘一得楊園畝丘之意不可以稱他人也今泛作麗澤用者亦誤如贊善言爲芻蕘豈非大無禮乎

皁成

皁成兆民言皁厚化成止作養民用者誤

邁種

田朝佰金壺字考二集云書皋陶邁種德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也去聲張衡賦咎繇邁而種德兮俗讀種上

聲與跨龜同解誤愚案呂種玉言鯖之說同

有年

書多士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年字孔傳作豐年解王肅始以年爲壽蔡傳從王謂有營爲有壽考于茲洛邑焉王說長孔說未允

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

宋王光庭兼明書云史記（案不知在史記何卷本紀中無有）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啟明曰司馬遷約尚書之文而爲史記其于經義多不精詳案益稷篇云予創若時（至）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啟生焉啟生之後

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門聞啟泣聲而不暇入子愛于啟以其水災未去惟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馬遷以塗山之女聘禹之後四日之內而生啟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其不近人情一至于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已勤于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馬遷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之有焉

聲明以發之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明字承上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二句而言今改明爲名作聲名洋溢解誤

善者信矣

宋王光庭兼明書云隱六年左傳周任有言曰云云則善者信矣明曰信當讀爲伸古者多用信字爲伸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類焉傳言善者信善者謂嘉穀之苗也惡者常盛則嘉穀之苗屈惡草除則嘉穀之苗伸故知信之卽古之伸字也愚案孟子無名之指屈而不信卽伸字左傳音信如字一音伸何不做朱子注孟子信與伸同爲的乎

尤效

本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左氏莊二十一年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又僖二十四年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又襄二十一年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又國語尤作郵楚子曰

夫鄭而效之鄭又甚焉按尤過也今人不究尤字之義通作效法解大謬愚案文公元年先且居曰效尤禍也義亦同

交綏

左文公十二年傳乃皆出戰交綏據杜注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正義訓綏爲安今以上言出戰遂以交綏爲交戰或作奏凱解俱與出處背矣

五叔無官

左定四年傳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帝王同母兄弟何

至無官任翼聖云無官不是無爵不爲司空司寇之官耳乃知俗說之訛

東風解凍

俞振之云東風解凍說作冰消者誤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凍此凍字專就地言解凍乃解地之凍耳國語所謂土膏動是也若說作冰消下何以復有魚上冰句愚案惟言地之凍解故下接以蟄蟲始振至魚上冰句說作冰解而魚上躍唐徐寅東風解凍詩甚佳而解題尙嫌沿誤

走趨

禮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蓋事緩用一節

故趨事急用二節故走也又父命呼走而不趨可見走急趨緩故說文云徐行曰趨疾行曰走解者甚少遂有誤改二節以趨者並用處亦不分明也如單用趨字則又不可作緩解趨進沒階趨趨而辟之趨而迎之是已

壹倡三歎

禮樂記淸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言鼓淸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爲絃使其聲重濁絲練則聲重濁不練則聲輕淸而疏通瑟底之孔越瑟底孔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和之和之者少以其非極聲音之美也然而其中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朱子云一倡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

今以爲三歎息非也

綴兆

綴兆執樂器舞容也樂記綴兆疾舒樂之文也陳澔注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今與抗墜同作歌聲用非

鼓篋

金壺字考二集云學記入學鼓篋注謂擊鼓以召學士發篋以出書籍本是二項今人輒用彈琴鼓篋句誤以鼓爲活字與負笈一例

廉善廉能

廉善廉能之廉察也作淸廉解者誤

爾雅

說略云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于正也此妄說也說文爾从㸚爲義从爾爲聲麗爾也爾尓之爲言華靡也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綦一名月爾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對深厚知當解爲麗則不可解爲近于正矣

離騷中蘭非指子蘭

堯峯文鈔云屈原作離騷以香艸喻君子如江蘺薜芷菌桂揭車蕙茝蘭蘅之類皆是也以惡草喻小人如茅薋菉葹蕭艾宿莽是也或謂蘭指令尹子蘭而言則江

蘼蕪芷又何所指乎無論引物連類立言本自有體不當直斥用事者之名令尹素族原而讒諸王此小人之尤者也原顧欲滋之紉之佩之若與之最相親媚亦豈離騷本旨哉

數見不鮮

史記陸賈列傳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爲也索隱曰時時來見汝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慁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以久猒患公也董份曰無久慁無字須挽上數見句讀言無見不鮮美之物以久慁我也劉攽曰言人情頻見則不美故毋久溷汝也愚案索隱董份二說俱以鮮爲鮮物惟劉說不同世俗遂作常

見則不以爲鮮美解然非是漢書云數擊鮮毋久溷女音汝爲也公作女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鮮美食不久辱汝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物也溷亂也言我來之時汝宜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亦莫不以鮮爲新鮮之物讀史記或不甚明了讀漢書擊字寧有疑義乎

沾沾自喜

虞兆隆云漢書韓安國謂田蚡曰君何不自喜自喜猶云自愛也師古注何不自蘇遂爲可喜之事覺欠直捷景帝曰魏其沾沾自喜耳張晏曰沾沾自整頓也正自愛意師古注沾沾輕薄也案俗解爲自矜喜非是

曉人

虞又云漢書辟廣德傳宣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以言曉諭人者當如猛之和婉正以廣德之言爲蘐激也今以曉人爲通曉道理之人失其解矣

荆軻湛七族

野客叢書曰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

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爲義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于秦故凡荊軻親屬皆竄迹隱遯不見于世非謂秦滅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匿于宋子地名正此意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何屺瞻曰若烹小鮮謂烹小鮮者不去腸不去鱗恐撓之而糜爛也乃不敢煩擾老子淸淨無爲旨趣也豈以蕞爾易視數折哉近來詩筆中多誤會不可不正案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注烹小鮮不可擾治大國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潰

使人意消

莊子田子方篇魏文侯問東郭順子于田子方子方曰其爲人也眞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言以正色攻其邪心不藉語言而人之邪意自去即孟子所謂格君心之非是也蘇東坡詩云使人之意消不善無由萌得其意矣或作消魂用者大謬

圓枘方鑿

考工記調其鑿枘而合之宋玉九辨圜枘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圜圓同枘從木內音芮木枘所以入鑿者楊升菴曰今人作文襲用枘鑿不相入夫枘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枘圓鑿（案史記孟子傳作方枘圜鑿升菴从此）則不相入今去方圜字字義不通甚者枘作柄尤可笑也

物色

物色之色指面色說文所謂顏氣也後漢嚴光傳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注云以形貌求之也據此物色與高宗以形求傳說相同故訪賢題可用此二字俗語物色指物件誤也○月令仲秋之月察物色是說犧牲之色察其物色而比去聲類以用之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不違其類也

娛酒不廢

蠖齋詩話云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言飲酒晝夜不輟也古樂府廢禮送客出亦當作止字用案注謂飲酒不廢政事又以廢為發引明發不寐並非

吹噓

金壺字考云正韵蹙脣吐氣曰吹虛口出氣曰噓吹氣出於肺屬陰故寒噓氣出丹田屬陽故温姜宸英曰後漢鄭泰傳孔公緒淸談高論噓枯吹生注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又淮南子嘔之而生吹之而死二字義正相反今竿牘家動云吹噓其誤已久抱樸子云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增北史盧思道翦拂吹噓長其光價庾信詩疇昔濫吹噓則諸公並沿襲之矣

側室

日知錄云南粵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春秋桓二年傳卿置側室杜注側室衆

子也文十二年傳趙有側室曰穿

郢削郢正

金壺二集云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是堊鼻者郢人也斲削者匠石也今人輒曰郢削郢正以匠石之斲屬之郢人誤

密勿

又云劉向傳注密勿猶黽勉也班固典引前聖阜夔衡旦密勿之輔注密勿猶黽勉也漢書引詩黽勉從事改作密勿從事傅亮表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庾子山集序密勿王事多歷歲年少陵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無不作黽勉解自柳宗元祭崔使君文密勿書奏

元后是命後人沿襲遂作祕密解矣

結髮

金壺云前漢儒林施讐傳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爲童丱卽從師學著其早也李廣傳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言始勝冠卽在戰陳又蘇武詩結髮爲夫婦恩愛兩不疑李善亦曰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爲義也乃後人相沿遂以結髮屬之伉儷閒語又通鑑司馬子如謂高歡曰婁妃是王結髮婦註程正叔曰古人言結髮爲夫婦如言結髮事君結髮戰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耶

胼蠻

肸蠁人都作祭祀解非也唐升閒云案蜀都吳都甘泉上林韋昭注肸蠁溼生蟲蚊類言大福之來如此蟲騰起司馬彪注肸過也芬芳之過若蠁之布寫從無作祭祀解者自元長濫觴遂沿誤至今愚又案師古曰肸蠁盛作也言聲繁會如蟲飛肸然響赴也蠁虛講切音響說文曰知聲蟲案三說解肸蠁一言大福一言香一言作樂其解蠁之爲蟲則一也

重違

孔叢子重違公子盛旨漢書孔光傳重違大臣正議東坡晁錯論又重違其意重違者以違其意爲重而勉力從之也或有作違背解則與書意相反矣

沈后

困學紀聞云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後主之沈后通鑑釋文以沈音沈謂沈湎之后誤矣

征伐征行

野客叢書曰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傳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愚案出師表思惟北征少陵詩武陵一曲想南征武谿深馬援南征所作此皆征伐之征）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愚案杜少陵北征詩是征行）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

常調

惠定宇曰曹植與吳季重書曰雖因常調得爲密坐常調謂官之常調猶平調也質季重名出爲朝歌令謁辭植故云因常調得爲密坐耳注以常調爲常會失之

鄭重

漢書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頻煩也魏志倭人傳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今鄭重作珍重解恐非又考韻書慇懃也即頻煩之意也

朝陽夕陽

宋子京筆記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

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

燕巢幕

藝苑雌黃云左傳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玄燕之巢幕亚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釜之中燕巢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謝宣遠九日從宋公集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子美對雨書懷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丁仙芝餘杭醉歌曉幕紅襟燕春城白項烏

青雲

史記伯夷列傳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青雲言人品之高遠故以之比孔子今作登科及高位用誤矣詳見天祿識餘愚又案孔稚圭北山移文干青雲而直上言其高潔王子安滕王閣序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言其高遠自後人作掇科顯達用并誤解子安句爲窮途而仍勵志功名益紕謬矣

濠梁

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云云濠水名春秋鍾離國隋開皇二年改濠州因濠水而名州也今人凡遇水題皆用濠梁以濠梁爲通用字非愚案濠又

訓城下池故蘇州閶門外南曰南濠北曰北濠但可用之于城下之河不得泛指

陸沈

莊子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注云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則陸沈正言隱者王阮亭贈勞山隱者云我亦山中客勞勞悔陸沈誤用

乾沒

呂種玉言鯖云乾沒二字漢書注云得利曰乾音干失利曰沒又解乾而反沒是即陸沈之義今人沿爲監守自盜之意非也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世說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云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晉書載此事刪去但耳兩字未下作末下遂啟後人之疑或以千里爲地之廣闊或以自洛至吳有千里之遠此二說固非是即王勉夫謂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產佳蓴亦未可據藝苑以千里爲湖名又不言在何處而皆援少陵詩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證千里是地名愚案名勝志溧陽有蓴湖又名千里湖在縣南則千里之爲湖名無疑矣至晉書未下錢唐馮景補注蘇詩引晉確類書云或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蓴豉所出處張鉅山詩一出脩門道重嘗末下鹽是也案此

語似較有味但末下少見出處世說但耳兩字於文義難通鉅山之詩亦不知何所本竊以末下是末下之訛原陸機之意言羊酪之美惟末下鹽豉之蓴羹庶可相敵蓋蓴羹已下鹽豉則其味近鹹又不相似故云然耳東坡金門寺和李西臺詩云未肯將鹽下蓴菜將末下二字拆開用與世說最合

篴卽是管

說略云馬融笛賦裁以當篴便易持李善注篴馬策也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哉篴管也古人謂管爲篴故潘岳賦云備篴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篴者餘器多裁衆篴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篴五音皆具當篴

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含毫邈然

金壺字考云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率爾謂文之易成也邈然謂思之杳無得也一易一難與上文所云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難安一例不作文思深遠解下文函緜邈于尺素是言文思深遠

容易

又云東方朔曰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容字不連易字讀唐太宗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世俗沿稱事之易舉者曰容易誤也

鯉魚尺素

古樂府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楊升菴云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緘也烹魚得書亦譬況之言耳非眞烹也飲馬長城窟行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于魚腹寄書引陳涉罩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癡人說夢耶

平生生平

平生平日也生平一生也孔安國論語注平生猶少時也朱子集注平日也今人于應用生平處混用平生應用平生處混用生平若可通融者此大謬也杜子昂送客詩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俗本作平生楊升菴讀之以爲難通後見善本是生平心乃帖然可知隨意顛

倒之不可矣

不上船

池北偶談云蜀人謂衣紐曰船蓋方言也陸冰修贈予詩有跣足到門衣不船之句用此谷水談林釋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乃引方言鑿矣愚案明皇泛白蓮花池召白作序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故云不上船也

白簡

蠖齋詩話云今人言彈刻則言白簡從事晉傅玄性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坐以待旦竦踊不寐臺閣生風晉本又云白簡簡牘狀南史任昉傳往然用作推薦語便以爲誤孟詩同曹三御史泛湖有白簡徒推薦

滄江久拂衣句非也

一麾

野客叢書曰潘子眞詩話曰顏延年詠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勖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案左遷謂降謫也僕謂延年賦此蓋有爲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勖忌阮咸斥爲始平郡卿亦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爲劉湛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疏曠劉湛出爲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于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

皆有在○又曰沈存中夢谿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非旌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僕因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孤及劉夢得陸龜蒙等皆用一麾事獨牧之把一麾爲露圭角似失延年之意若張説詩湘濱擁出麾初亦何害宋景文詩使麾得請印垂腰亦然黃朝英緗素雜記謂宋自用爲宜杜豈不自用耶宋獨非旌麾耶翻覆無一合理甚可笑也謂把一麾之誤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麾之誤案指筆談之說則不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

此語在牧之之前久矣○愚案子眞詩話尙有下半云杜牧詩淸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乞去聲得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山谷云愛閑愛靜求得一麾而去也別本作欲把一麾非是據此則杜牧原作指麾用並未有訛別本妄改致後人誤爲沿襲耳筆談幷以建麾爲非郡守事尤誤

年少

詩眼宋范溫元寔著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艸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

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愚案晏語最含蓄有味

讀書萬卷不讀律

蘇詩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人多誤解爲律之當讀大失本旨考公烏臺詩話公自解云是時朝廷新興律學軾意非之以爲法律不足以致君堯舜今時又專用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萬卷書不讀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堯舜之術也觀此則下句正承明上句不可讀律之故非申言律之當讀也唐沈全交嘲誚詞訐士不讀律博王不尋章韓退之詩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公詩所本

舊雨今雨

少陵秋述云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楊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又云子魏子獨踽踽然來蓋言常時相好之客舊日雨中亦來今日雨中則不來惟魏子今日雨中亦來見常時之客前厚今薄不及魏進士之始終如一也後人以舊雨今雨作舊交新交用已失少陵本意且與常時句複出并無此文法甚或改今雨爲新雨曰新舊雨則幷其字而失之矣東坡詩舊雨來人不到門如此用法却自洒然

心遠地偏

陶公飲酒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

遠地自偏結廬人境則有車馬喧而乃曰無喧故作問詞而答以心遠之故地不偏而如在偏僻處矣與歸鳥詩云眾聲每諧悠然其懷同一高曠心胸大隱在市朝不必深山窮谷絕人逃世也今用心遠地偏者竟作窮陬僻壤解則失詩之本意矣

田園知有兒孫委

東坡寄高令詩田園知有兒孫委蚤晚扁舟到海涯詩意言田園之事有兒孫可委任耳注引莊子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非是

劍器渾脫

沈歸愚說詩晬語云少陵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序云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音駝）瀏灕頓挫獨出冠時按
樂府雜錄謂劍器健舞曲名唐書中宗引近臣宴集宗
晉卿舞渾脫則知劍器渾脫皆舞名後人誤以劍器爲
舞劍而以渾脫二字與瀏灕頓挫並讀未免使人笑粲
○王阮亭居易錄云陳暘樂書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
聲唐自則天末年劍舞入渾脫爲犯聲之始劍器宮調
渾脫商調以臣犯君故爲犯聲又唐多解曲如柘枝用
渾脫解之類觀此則劍器渾脫自各爲舞曲之名今人
誤讀杜詩序句往往以渾脫瀏灕四字連綴用之可笑
也○又云李中麓（開先）太僕塞上曲云黃河萬里障邊隅
點鹵年來謀計殊不用輕帆幷短棹渾脫飛渡只須臾

李自注云脫音駝然後知渾脫舞渾脫帽皆當作平聲也

刺閨

金壺字考云梁戴暠從軍行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舊注刺閨夜有急報投刺于宮門也焦氏筆乘云非也刺卽鑽刺之刺如云穴門以入耳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豈亦可以投刺爲解耶

傾家釀

又云老學菴筆記晉人所謂見何次道飮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飮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

誰能散橐金用家釀對橐金非也又放翁詩得閒何惜傾家釀漸老眞須秉燭遊案老學菴筆記放翁著

蕭齋

又云杜陽雜編云梁武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後寺燬惟此一字獨存李約買歸東洛建一小室以玩之號曰蕭齋按今人謙稱讀書之室亦曰蕭齋作蕭條蕭索解如默堂集詩部伍亭前歸路鳳凰山下蕭齋之類皆沿誤也

賡詠　繹引

賡和也詠歌也二字義別混用者誤○繹陳也大也長也終也充也思也無引述義今與引字例用而曰繹詩

兔園冊子

兔園冊者策問策對也唐太宗時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虞世南等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注用梁王兔園名其書曰兔園冊府共三十卷今人解兔園二字義俱誤

赤子

古字尺赤通用故尺牘亦謂赤牘文獻通考云深赤者十寸之赤也成人曰丈夫六尺之軀七尺之軀三尺之童五尺之童皆以尺數論長短故曲禮曰問天子之年曰問之始服衣若干尺矣謂赤子以初生色赤者非也

或云古者二歲半爲一尺十五歲爲六尺愚案二歲半爲一尺之說于孟子赤子匍匐入井句其義尤通否則初生色赤及僅盈尺小兒安能匍匐乎至于文王十尺湯九尺及晏子長不滿六尺今子長八尺等則又不可拘此說耳

擊節

天祿識餘云擊節者擊几爲節若擊缶爲節之類或以彈指爲擊節非

官銜

池北偶談云官銜二字習俗相沿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

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封氏見聞記新舊相銜如馬有銜以制其首（案明顧起元說略亦云然）此臆說殊無所據也

除拜

夢谿筆談云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敝所以備不虞也皆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量移

金壺二集云官員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量移二字見唐書元宗紀今人稱陞遷亦曰量移誤

也白香山詩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量字讀平聲詳見日知錄

痟首消中是兩疾

野客叢書曰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鄭注痟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痟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爲一疾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中痟首爲一義以至玉篇廣韵之類皆以痟爲消病惟禮部韵消字下注酸痟頭痛是謂得之張孟押韵注酸痟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義疾爲不同是認二字爲一體矣

鼻祖耳孫

又云今人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爲的對往往不究其義僕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曰耳孫元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耳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耳當爲仍非耳字也考方言嘼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爲始祖似未爲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

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鼻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爲是近觀漫錄亦有是言甚與僕暗合愚案方言本云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並不云謂初爲鼻謂初爲祖則祖即初之轉音彼處方言稱人之鼻或曰初曰祖未嘗稱事之初始曰鼻也鼻祖究不得謂皆始之別名勉夫自是誤會且揚子方言下文本云又人之孕胎鼻先受形故以始祖爲鼻祖則鼻祖之爲始祖自無疑義

夢幻

東坡六觀堂老人草書詩題下公自注云六觀取金剛經夢幻等六物也按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是夢幻泡影露電爲六世以夢幻作夢是幻境用者誤

實應且憎

左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篇狄應且憎言狄雖口應秦命而心實憎秦應讀去聲作呼應之應解國語襄王不許請隧篇其叔父實應且憎言雖受私賞心且憎惡之應讀平聲注訓受也今時文用此語俱作應該之應解則實應且連三虛字不成語矣

寒竽

東坡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詩我今廢學如寒竽久不吹之澀欲無施注引南郭濫竽事愚案此事毫無取義

蓋竽與笙爲類有簧簧宜暖不宜冷冷則易落而音不調暖則簧牢而音常和故□□詩妾思如笙簧時時望君暖寒竽之意類此故下句云久不吹之澀欲無所以承明寒竽二字之義也

忽忽不暇草書

虞兆隆云草書始于黃門令史游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法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張芝字伯英變爲今草尤爲便捷而晉書衛恆傳乃云忽忽不暇草書似草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之或者矯爲之說古人草書正不苟且故較楷書爲遲皆非也草書自無不速者恆傳所云草書謂急遽不及起草稿

而書耳書不起草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豈舞鳳驚蛇之筆必吮毫濡墨而不擇之俄頃者乎愚案竊以悤悤不暇爲句草書爲句言因悤悤不暇之故所以不爲楷書而爲草書似更直捷及覯庾肩吾書品論云草勢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者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則虞說亦屬得解至匆匆誤爲悤悤詳字詁門

起復不是服闋

說略云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

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案亦見趙昇朝野類要漁洋池北偶談載之又七修類稿亦云然田朝恆金壺字考引之

龍鍾潦倒

靑箱雜記云龍種切爲癃潦倒切爲老謂人之癃老以龍鍾目之音義取此愚案據此俗以虎躍對者非或又云龍鍾竹名枝葉搖曳不自禁持老人似之竊恐其未必然竹名宜作籦籠見南都賦

禫非釋服名不止用于父母　祖免不讀免冠之免

文鈔云正字通論禫字則宗戴氏以爲釋服之名則禮

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爲父母妻長子禫其說皆不可解矣論袒免免字則宗程氏大昌以爲免冠之免讀如字則左氏傳穆姬以免服衰絰逆趙鞅使衛太子絻其說皆不可解矣學術不能通經而好爲新異可喜之論以詆譏前人故其蔽如此聊摘之以戒後學

岫是山穴

山谷云按爾雅山有穴爲岫徐季海唐人題詩云孤岫龜形在乃不成語蓋謝元暉云窗中列遠岫已誤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愚案左思魏都賦窮岫泄雲徐幹七喻栖遲乎窮谷之岫陶淵明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俱得正解謝又有云林表吳岫微竟作山字用而唐魏徵

遊懷詩鬱紆陟高岫昌黎南山詩點點露數岫宋黃山谷過石塘詩晴岫插天如畫屏皆與峰嶺字一例用矣今人沿用不爲無本然本義則不爾也

泌水樂飢

詩泌水洋洋可以樂飢言看此泌水樂而忘飢也解作吃水固失情理謂所樂在飢亦屬誤解

奔非淫奔

堅瓠集長洲褚人穫學稼著云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非踰牆行露之謂古有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之言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一例矣意奔也者當是草率成婚若今鄉野小家之爲不能如聘者之六禮

全備耳蓋荒祲死喪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需以歲年則遲歸無時男女之失所多矣故周公通此一格以濟大禮之窮不待其既亂而爲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關禮也若以奔爲淫治之私雖後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治曾是周公制禮而有之乎

大歸是出妻非歸寧

翰山日記云古人以去婦爲大歸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近聞室人孫氏歸曰大歸也其經憂樂既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于歸而不返乎據此則世俗歸寧輒曰大歸豈我思肥泉之義哉言出

不詳所宜亟正

三江既入

宋王光庭兼明書曰禹貢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既入致定爲震澤也鄭玄云江自彭蠡分爲三既入者入海也明曰底致也安國之意以爲三江之水入于震澤所以致定也按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既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既入爲入海可謂得之言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然後平陸出平陸出然後震澤底定也

跨竈

海客日談云馬前蹏之上有兩空處名竈門馬之良者

後蹏印地之痕反在前蹏印地之前故名跨竈言後步趲過前步也人解跨竈之子謂竈上有釜釜字上父字跨竈者越父也殆爲强說

健羨

言鯖（本朝呂種玉著）云大道之要去健羨注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今人書劄中用爲勇往欣羨之意大謬

璧謝

堅瓠集云今人於所饋遺有不受者書帖曰璧謝蓋本左傳晉公子重耳至曹曹公不禮僖負羈餽盤飧其妻寘璧焉公子受飧返璧故書帖曰返璧或者新其詞曰

完璧曰歸璧甚至曰歸趙則用藺相如事矣夫秦恃強詐而取趙璧相如以死爭懷璧歸此何等事乃施于和好之交際不亦悖哉

頌

說略云頌者奉神明之音不可他用近臣注疏多以臣工爲戒農官絲衣爲飲酒訪落小毖爲延訪羣臣皆不得頌之義矣

五字

天祿識餘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

英才用此事解者以五字爲詩誤矣出郭頒世說

訂訛類編卷一